

恒產瑣言  
聰訓齋語



篤素堂集鈔



光緒辛丑七月  
江蘇書局重刊

篤素堂者

聖祖皇帝御書賜張文端公扁額也文端名所著曰篤素堂集而恆產瑣言聰訓齋語列其中同治壬戌吾父手寫恆產瑣言藏之家塾比歲德鈞守龍安郡劍州李申夫方伯主講龍州書院言在湖北臬司任時曾刊恆產瑣言聰訓齋語二種爰取而再刻之仍名篤素堂集鈔云光緒十四年三月蔣德鈞識

篤素堂集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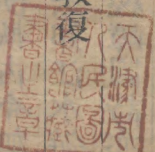
此書乃張文端公所著之篤素堂集也其書分前集後集前集有詩賦古詩律賦等類後集有書牘奏議等類此鈔本乃光緒十四年三月蔣德鈞所刻之篤素堂集鈔也其書分前集後集前集有詩賦古詩律賦等類後集有書牘奏議等類

恒產瑣言聰訓齋語二種乃桐城張文端公所著本刻篤素堂  
全集中後人或鈔出單行所言皆剗切詳明娓娓動聽裨益身  
心良非淺鮮爰重付剗刷以廣流傳光緒十七年孟夏湘鄉陳  
湜識

篤素堂集鈔

恆產瑣言

桐城張英敦復



三代而上田以井授民二十受田六十歸田尺寸之地皆國家所有民間不得而私之至秦以後廢井田開阡陌百姓始得私相買賣然則三代以上雖至貴鉅富求數百畝之田貽子及孫不可得也後世既得而買之矣以乾坤之大塊國家之版圖聽人畫界分疆立書契評價直而鬻之縣官雖有易姓改氏而田主自若董江都諸人亦憤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富者田連阡陌欲行限民名田之法立爲節制而不果行其乃祖乃父以一朝篤素堂集鈔 卷一 一

之力而竟奄有之使後人食土之毛善守而不輕棄則子孫百世苟不至經變亂亦斷不能爲他人之所有嗚呼深念及此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人家子弟從小便讀孟子每習焉而不察夫孟子以王佐之才說齊宣梁惠議論闊大志趣高遠然言病雖多端用藥止一味曰有恆產者有恆心而已曰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而已曰富歲子弟多賴而已重見疊出一部孟子實落處不過此數條而終之曰諸侯之寶三土地又嘗讀蘇長公集其天才橫軼古今無儔匹宜若不屑屑生計者遊金山之詩曰有田不去如江水遊焦山之詩曰無田不去甯非貪其題王晉卿煙江疊嶂圖詩亦

曰不知人閒何處有此境徑欲往買二頃田可知此老胸中時時有此一段經畫生平欲買陽羨之田至老而其願不償今人動言才子名士偉丈夫不事家人生產究至謀生無策犯孟子之戒而不悔豈不深可痛惜哉

天下之物有新則必有故屋久而頽衣久而敝臧獲牛馬服役久而老且死當其始重價以購越十年而其物非故矣再越十年而化爲烏有矣獨有田之爲物雖百年千年而常新卽或農力不勤土敝產薄一經糞溉則新矣卽或荒蕪草宅一經墾闢則新矣多興陂池則枯者可以使之潤勤薈茶蓼則瘠者可以使之肥亘古及今無有朽蠹頽壞之慮逃亡耗缺之憂嗚呼是篤素堂集鈔

卷一

二

洵可寶也哉

吾友陸子名遇霖字洵若浙江人今爲歸德別駕其人通曉事務以經濟自許在京師日常與之過從一日從容談及謀生畢竟以何者爲勝陸子思之良久曰予閱世故多矣典質貿易權子母斷無久而不弊之理始雖乍獲厚利終必化爲子虛惟田產房屋二者可持以久遠以二者較之房舍又不如田產何以言之房產乃向人索租錢每至歲暮必有幹僕盛衣帽著靴誼譁叫號以取之不償則愬于官長每至爭訟雀角甚有以奮鬪窘逼而別生禍殃者稍懦焉則又不可得矣至田租則不然子孫雖爲齊民極單寒懦弱其僕不過青鞵布襪手持雨傘詣佃

人之門而人不敢藐視之秋穀登場必先完田主之租而後分給私債取其所本有而非索其所無與者受者皆可不勞且力田皆愿民與市塵商賈之狡健者不同以此思之房產殆不如也予至今有味乎陸子之言

嘗讀雅頌之詩而歎古人之于先疇如此其重也楚茨大田之詩皆公卿有田祿者周有世卿其祖若父之采地傳諸後人故曰曾孫今觀其言曰我疆我理曰我田既臧曰我黍稷我倉我庾農夫愛其曾孫則曰曾孫不怒曾孫愛其農夫則曰農夫之慶以至攘飪者之食而嘗其旨否剝疆場之瓜而獻之皇祖何其民風淳樸上下相親如此不止家給人足無分外之謀而篤素堂集鈔

卷一

三

且流風餘韻有爲善之樂後人有祖父遺產正可循隴觀稼策蹇課耕雅頌之景如在目前而乃視爲鄙事不一留意抑獨何哉

今人家子弟鮮衣怒馬恆舞酣歌一裘之費動至數十金一席之費動至數金不思吾鄉十餘年來穀賤竭十餘石穀不足供一筵竭百餘石穀不足供一衣安知農家作苦終年霑體塗足豈易得此百石況且水旱不時一年收穫不能保諸來年聞陝西歲饑一石價至六七兩今以如玉如珠之物而賤價糶之以供一裘一席之費豈不深可懼哉古人有言惟土物愛厥心臧故子弟不可不令其目擊田家之苦開倉糶穀時當令其持籌

以壯夫之力不過擔一石四五壯夫之所擔僅得價一兩隨手  
花費了不見其形跡而已倉庾空竭矣使稍有知覺當不忍于  
浪擲奈何深居簡出但知飽食暖衣絕不念物力之可惜而泥  
沙委之哉

天下貨材所積則時時有水火盜賊之憂至珍異之物尤易招  
尤速禍草野之人有十金之積則不能高枕而臥獨有田產不  
憂水火不憂盜賊雖有強暴之人不能竟奪尺寸雖有萬鈞之  
力亦不能負之而趨千頃萬頃可以值萬金之產不勞一人守  
護卽有兵燹離亂背井去鄉事定歸來室廬蓄聚一無可問獨  
此一塊土張姓者仍屬張李姓者仍屬李芟夷墾闢仍爲殷實  
篤素堂集鈔

卷一

之家嗚呼舉天下之物不足較其堅固其可不思所以保之哉  
予與四方之人從容閒談則必詢其地土物產之所出以及田  
里之事大約田產出息最微較之商賈不及三四天下惟山右  
新安人善于貿易彼性至慳嗇能堅守他處人斷斷不能然亦  
多覆蹶之事若田產之息月計不足歲計有餘歲計不足世計  
有餘嘗見人家子弟厭田產之生息微而緩羨貿易之生息速  
而饒至鬻產以從事斷未有不全軍盡沒者余身試如此見人  
家如此千百不爽一無論愚弱者不能行卽聰明強幹者亦行

之而必敗人家子弟萬萬不可錯此著也

人思取財于人 不若取財于天地 余見放債收息以及典質人



之田產者三年五年得其息如其所出之數其人則嘒嘒有詞矣不然則怨于心德于色浸假而並沒其本閒有酷貧之士得數十金可暫行于一時稍裕則不能矣惟地德則不然薄植之而薄收厚培之而厚報或四季而三收或一歲而再種中田以種稻麥旁畦餘隴以植麻菽衣棉之類有尺寸之壤則必有錙銖之入故曰地不愛寶此言最有味始而養其祖父既而養其子孫無德色無倦容無竭歡盡忠之怨有日新月盛之美受之者無愧怍享之者無他虞雖多方以取而無罔利之咎上可以告天地幽可以對鬼神不勞心計不受人忌疾嗚呼天下更有物焉能與之比長絜短者哉

余旣言田產之不可鬻而世之鬻產者比比而然聰明者亦多爲之其根源則必在乎債負債負之來由于用度不經不知量入爲出至舉息旣多計無所出不得不鬻累世之產故不經者債負之由也債負者鬻產之由也鬻產者饑寒之由也欲除鬻產之根則斷自經費始居家簡要可久之道則有陸梭山量入爲出之法在其法合計一歲之所入除完給公家而外分爲三分留一分爲歉年不收之用其二分分爲十二分一月用一分若歲常豐收則是古人耕三餘一之法值一歲歉則以一歲所留補給連歲歉則以積年所留補給如此始無舉債之事若一歲所入止給一歲之用一遇水旱則產不可保矣此最目前可

見之理而人不知察陸梭山之法最詳卽百金之產亦行此法使必富饒而後可行則大誤矣且其法于十二分又分三十小分余恐其太煩故止作十二分要知古人之意全在小處節儉大處之不足由于小處之不謹月計之不足由于每日之用過多也若能從梭山每月三十分之更爲穩實一月之中飲食應酬宴會稍可節者節之以此一月之所餘另置一封以周貧乏親戚些小之急更覺心安意適此專言費用不經舉債而鬻產之由此外則有賭博狹斜侈靡其爲敗壞者無論矣更有因婚嫁而鬻業者絕爲可哂夫有男女則必有婚嫁只當以豐年之所積量力治裝奈何鬻累世仰事俯畜之具以圖一時之華美

豈旣婚嫁後遂可不食而飽不衣而溫乎嗚呼亦愚之甚矣吾旣言產之斷不可鬻雖然鬻產之家豈得已哉其平時費用不經以致舉債而鬻產吾旣詳言之矣處承平之日行量入爲出之法自不致狼狽困頓而爲此獨是一遇兵燹則必有水旱水旱則必逃亡逃亡則田必荒蕪荒蕪則穀入必少此時賦稅必多而且急數端相因而至乃必然之理有田之家其爲苦累較常人更甚此時輕棄賤鬻以圖免追呼實必至之勢也然天下亂離日少太平日多及其平定而產業旣鬻于人向時富厚之子今無立錐矣此時當大有忍力咬定牙根平時少有積畜或鬻衣服或鬻簪珥或鬻減獲藉以完糧打疊精神招佃闢墾

乘閒投隙收取些須以救旦夕穀食不足充以糟糠凡百費用盡從吝嗇千辛萬苦以保守先業大約不過一二年過此凶險仍可耕耘收穫不失爲殷厚之家此亦予所目擊者譬如熬過隆冬沍寒春明一到仍是柳媚花明矣此際全看力量其更有心計之人于此時收買賤產其益宏多吾鄉草野起家之人多行此法

吾旣極言產之不可鬻矣雖然守之有道不可不講不善經理付之僮僕之手任其耗蠹積日累月沃者變而爲瘠潤者化而爲枯稍瘠者化而爲石田田瘠而畝不減入少而賦不輕平時僅可支持一遇水旱催科則立槁矣是田本爲養生之物變而

爲累身之物且將追怨祖父留此累物以貽子孫予見此亦不少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哉欲無鬻產當思保產欲保產當使盡地利盡地利之道有二一在擇莊佃一在興水利諺云良田不如良佃此最確論主人雖有氣力心計佃惰且劣則田日壞譬如父母雖愛嬰兒卻付之悍婢之手豈能知其疾苦乎良佃之益有三一在耕種及時一在培壅有力一在畜洩有方古人言農最重時早犁一月有一月之益故冬最良春次之早種一日有一日之益故晚禾必在秋前一日至培壅則古人所云百畝之糞又云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詩云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用力如此一畝可得兩畝之入地不加廣畝不加增佃有餘而主人

亦利矣畜水用水最有緩急先後當救則救當待則待當棄則棄惟有良農老農知之劣農之病有三一在耕稼失時一在培壅無力一在畜洩無方若遇豐稔之年雨澤應時而降惰農劣農亦鹵莽收穫隱藏其害而不覺一遇旱乾則彼之優劣立見矣凶年主人得一石可值兩石而受此劣佃之害悔何及哉人家僮僕管莊務每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良佃則家必殷實有體面不肯諂媚人且性必梗直樸野飲食必節儉又不聽僮僕之指使劣佃則必惰而且窮諂媚僮僕聽其指使以任其饕餮種種情狀不同此所以性喜劣佃而不喜良佃至主人之田疇美惡彼皆不顧且又甚樂于水旱則租不能足額而可以任其高

下此積弊陋習安可不知且良佃所居則屋宇整齊場圃茂盛樹木蔥鬱此皆主人僮僕力之所不能及而良佃自爲之劣佃則件件反是此擇莊佃爲第一要務也禾在田中以水爲命諺云肥田不敵瘦水雖有膏腴若水澤不足則亦等石田矣江南有塘有堰古人開一畝之田則必有一畝之水以濟之後人狃于多雨之年塘堰都不修治堰則破壞不畜水塘則淺且漏不容水每歲方春時必有洪雨數次任其橫流而不收入夏亢旱束手無策仰天長歎而已人家僮僕管理莊事以興塘幾石修屋幾石爲開帳時浮圖合尖之具而已何嘗有寸土一錘及于塘堰乎夫塘宜深且堅固余曾過江甯南鄉其田最號沃壤其

殆盡然雖與以佳者輒謂非是疑其藏匿其子孫深受斯累此可爲明鑑者也

圃翁曰天體至圓故生其中者無一不肖其體懸象之大者莫如日月以至人之耳目手足物之毛羽樹之花實土得雨而成丸水得雨而成泡凡天地自然而生皆圓其方者皆人力所爲蓋稟天之性者無一不具天之體萬事做到極精妙處無有不圓者聖人之德古今之至文法帖以至一藝一術必極圓而後登峰造極裕親王曾暢言其旨適與予論相合偶論及科場文想必到圓處始佳卽飲食做到精美處到口也是圓底余嘗觀四時之旋運寒暑之循環生息之相因無非圓轉人之一身與

篤素堂集鈔

卷二

九

天時相應大約三四十以前是夏至前凡事漸長三四十以後是夏至後凡事漸衰中間無一刻停留中間盛衰關頭無一定時候大概在三四十之間觀於鬚髮可見其衰緩者其壽多其衰急者其壽寡人身不能不衰先從上而下者多壽故古人以早脫頂爲壽徵先從下而上者多不壽故鬚髮如故而腳輒者難治凡人家道亦然盛衰增減決無中立之理如一樹之花開到極盛便是搖落之期多方保護順其自然猶恐其速開況敢以火氣催逼之乎京師溫室之花能移牡丹各色桃於正月然花不盡其分量一開之後根幹輒萎此造化之機不可不察也嘗觀草木之性亦隨天地爲圓轉梅以深冬爲春桃李以春爲

春榴荷以夏爲春菊桂芙蓉以秋爲春觀其枝節含苞之處渾然天地造化之理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圓翁曰人往往於古人片紙隻字珍如拱璧其好之者索價千金觀其落筆神彩洵可寶矣然自予觀之此特一時筆墨之趣所寄耳若古人終身精神識見盡在其文集中乃其嘔心剝肺而出之者如白香山蘇長公之詩數千首陸放翁之詩八十五卷其人自少至老仕宦之所歷遊跡之所至悲喜之情怫愉之色以至言貌譽欬飲食起居交遊疇酢無一不寓其中較之偶爾落筆其可寶不且萬倍哉予怪世人於古人詩文集不知愛而寶其片紙隻字爲大惑也余昔在龍眠苦於無客爲伴日則寫素堂集鈔

卷二

十

步屨於空潭碧澗長松茂竹之側夕則掩關讀蘇陸詩以二鼓爲度燒燭焚香煮茶延兩君子於坐與之相對如見其容貌鬚眉然詩云架頭蘇陸有遺書特地攜來共索居日與兩君同臥起人閒何客得勝渠良非解嘲語也

圓翁曰予嘗言享山林之樂者必具四者而後能長享其樂實有其樂是以古今來不易觀也四者維何曰道德曰文章曰經濟曰福命所謂道德者性情不乖戾不谿刻不褊狹不暴躁不移情于紛華不生嗔于冷暝居家則肅雝簡靜足以見信於妻孥居鄉則厚重謙和足以取重於鄰里居身則恬澹寡營足以不愧於衾影無忤於人無羨於世無爭於人無憾於已然後天

哉

人家富貴兩字暫時之榮寵耳所恃以長子孫者畢竟是耕讀兩字子弟有二三千金之產方能城居何則二三千金之產豐年有百餘金之入自薪炭蔬菜雞豚魚蝦醢醢之屬親戚人情應酬宴會之事種種皆取辦于錢豐年則穀賤歉年穀亦不昂僅可支吾或能不致狼狽若千金以下之業則斷不宜城居矣何則居鄉則可以課耕數畝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雞豚畜之于柵蔬菜畜之于圃魚蝦畜之于澤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經旬屢月不用數錢且鄉居則親戚應酬寡卽偶有客至亦不過具雞黍女子力作可以治紡績衣布衣策蹇驢不必鮮華凡此皆篤素堂集鈔

卷一

七

城居之所不能且耕且讀延師訓子亦甚簡靜囊無餘畜何致爲盜賊所窺吾家湖上翁子弟甚得此趣其所貽不厚其所度日皆較之城中數千金之產者更爲豐腴且山水閒優游俯仰復有自得之樂而無窘迫之憂人苦不深察耳果其讀書有成策名仕宦可以城居則再入城居一二世而後宜于鄉居則再往鄉居鄉城耕讀相爲循環可久可大豈非吉祥善事哉況且世家之產在城不過取其額租其山林湖泊之利所遺甚多此亦勢不能兼若貧而鄉居尙有遺利可收不止田租而已此又不可不知也

予仕宦人也止宜知仕宦之事安能知農田之事但余與四方

英俊交且久閱歷世故多五十年來見人家子弟成敗者不少  
鬻田而窮保田而裕千人一轍此子所以諄諄苦口爲汝輩陳  
說也先大夫戊子年析產子得三百五十餘畝後甲辰年再析  
予一百五十餘畝予戊戌年初析爨始管莊事是時吾里田產  
正當極賤之時人問曰汝父析產有銀乎予對曰但有田耳問  
者索然予時亦曰田非不佳但苦急切難售耳及丁未後予以  
公車有稱貸遂賣甲辰年所析百五十畝予四十以前全不知  
田之可貴故輕棄如此後以予在仕宦又不便向人贖取至今  
始悟析產正妙在無銀若初年寬裕性既習慣一二年後所分  
既盡悵悵然失其所恃矣田之妙正妙在急切難售若容易售  
篤素堂集鈔

卷一

七

則脫手甚輕矣此予晚年之見與少年時絕不相同者也是皆  
子三折肱之言其思之毋忽



篤素堂集鈔卷二

桐城張英敦復

聰訓齋語上

圃翁曰聖賢領要之語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危者嗜欲之心如隄之束水其潰甚易一潰則不可復收也微者理義之心如帷之映鐙若隱若現見之難而晦之易也人心至靈至動不可過勞亦不可過逸惟讀書可以養之每見堪輿家平日用磁石養鍼書卷乃養心第一妙物閒適無事之人鎮日不觀書則起居出入身心無所栖泊耳目無所安頓勢必心意顛倒妄想生嗔處逆境不樂處順境亦不樂每見人栖栖皇皇覺舉動無不篤素堂集鈔卷二

一

礙者此必不讀書之人也古人有言埽地焚香清福已具其有福者佐以讀書其無福者便生他想旨哉斯言子所深賞且從來拂意之事自不讀書者見之似爲我所獨遭極其難堪不知古人拂意之事有百倍於此者特不細心體驗耳卽如東坡先生歿後遭逢高孝文字始出名震千古而當時之憂讒畏譏困頓轉徙潮惠之間過蘇跣足涉水水居近牛欄是何如境界又如白香山之無嗣陸放翁之忍饑皆載在書卷彼獨非千載聞人而所遇皆如此誠一平心靜觀則人閒拂意之事可以渙然冰釋若不讀書則但見我所遭甚苦而無窮怨尤嗔忿之心燒灼不甯其苦爲何如耶且富盛之事古人亦有之炙手可熱轉眼

皆空故讀書可以增長道心爲頤養第一事也記誦纂集期以  
爭長應世則多苦若涉覽則何至勞心疲神但當冷眼於閒中  
窺破古人筋節處耳予於白陸詩皆細注其年月知彼於何年  
引退其衰健之蹟皆可指斯不夢夢耳

圃翁曰聖賢仙佛皆無不樂之理彼世之終身憂戚忽忽不樂  
者決然無道氣無意趣之人孔子曰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  
孟子以不愧不忤爲樂論語開首說說樂中庸言無入而不自  
得程朱教尋孔顏樂處皆是此意若庸人多求多欲不循理不  
安命多求而不得則苦多欲而不遂則苦不循理則行多窒礙  
而苦不安命則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躋地行險倣倖如衣  
芻素堂集鈔 卷二 二

傲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塗之樂惟聖賢仙佛無世俗數  
者之病是以常全樂體香山字樂天子竊慕之因號曰樂圃聖  
賢仙佛之樂予何敢望竊欲營履道一邱一壑傲白傅之有叟  
在中白鬚飄然妻孥熙熙雞犬閒閒之樂云耳

圃翁曰子擬一聯將來懸草堂中富貴貧賤總難稱意知足卽  
爲稱意山水花竹無恆主人得閒便是主人其語雖俚卻有至  
理天下佳山勝水名花美箭無限大約富貴人役于名利貧賤  
人役于饑寒總無閒情及此惟付之浩歎耳

圃翁曰唐詩如緞如錦質厚而體重文麗而絲密温醇爾雅朝  
堂之所服也宋詩如紗如葛輕疎纖朗便娟適體田野之所服

也中年作詩斷當宗唐律若老年吟咏適意闌入於宋勢所必至立意學宋將來益流而不可返矣五律斷無勝於唐人者如王孟五言兩句便成一幅畫今試作五字其寫難言之景盡難狀之情高妙自然起結超遠能如唐人否蘇詩五律不多見陸詩五律太率非其所長參唐宋人氣味當於五律見之

圃翁曰昌黎聽穎師琴詩有云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勢軒昂猛士赴戰場又云失勢一落千丈強歐陽公以爲琵琶詩信然予細味琴音如微風入深松寒泉滴幽澗靜永古澹其上下十三徽出入一絃至七絃皆有次第大約由緩而急由大而細極於和平冲夷爲主安有呢呢兒女忽變爲金戈鐵馬之

篤素堂集鈔

卷二

三

聲常建琴詩江上調玉琴一絃清一心泠泠七絃遍萬木沈秋陰能令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枯桐枝可以徽黃金真可謂字字入妙得琴之三昧者味此則與昌黎之言迴別矣古來士大夫學琴類不能學多操白香山止秋思一曲范文正公止履霜一曲高人撫絃動操自有夷曠冲澹之趣不在多也古人製琴一曲調適宮商但傳指法後人強被以語言文字失之遠矣甚至俗譜用大學及歸去來辭赤壁賦強配七絃一字予以一音且有以山歌小曲溷之者其爲唐突古樂甚矣宜爲雅人之所深戒也大抵琴音以古澹爲宗非在悅耳心境微有不清指下便爾荆棘清風朗月之時心無機事曠然天真時鼓一曲不

躁不懶則緩急輕重合宜自然正音出於腕下清興超于物表  
放翁詩曰琴到無人聽處工未深領斯妙者自然聞古樂而欲  
臥未足深論也

圃翁曰古人以眠食二者爲養生之要務臟腑腸胃常令寬舒  
有餘地則真氣得以流行而疾病少吾鄉吳友季善醫每赤日  
寒風行長安道上不倦人問之曰予從不飽食病安得入此食  
忌過飽之明徵也燔炙熬煎香甘肥膩之物最悅口而不宜於  
腸胃彼肥膩易于黏滯積久則腹痛氣塞寒暑偶侵則疾作矣  
放翁詩云倩盼作妖狐未慘肥甘藏毒鳩猶輕此老知攝生哉  
炊飯極軟熟雞肉之類只澹煑菜羹清芬鮮潔沃之食只八分  
篤素堂集鈔卷二 四

飽後飲六安苦茗一杯若勞頓饑餓歸先飲醕醪一二杯以開  
胸胃陶詩云濁醪解飭饑蓋藉之以開胃氣也如此焉有不益  
人者乎且食忌多只一席之閒遍食水陸濃澹雜進自然損脾  
予謂或雞魚鳧狍之類只一二種飽食良爲有益此未嘗聞之  
古昔而以予意揣當如此安寢乃人生最樂古人有言不覓仙  
方覓睡方冬夜以二鼓爲度暑月以一更爲度每笑人長夜酣  
飲不休謂之消夜夫人終日勞勞夜則宴息是極有味何以消  
遣爲冬夏皆當以日出而起於夏尤宜天地清旭之氣最爲爽  
神失之甚爲可惜予山居頗閒暑月日出則起收水草清香之  
味蓮方斂而未開竹含露而猶滴可謂至快日長漏永不妨午

睡數刻焚香垂幙淨展桃笙睡足而起神清氣爽真不啻天際  
眞人況居家最宜早起倘日高客至僮則垢面婢且蓬頭庭除  
未掃竈突猶寒大非雅事昔何文端公居京師同年詣之日晏  
未起久之方出客問曰尊夫人亦未起耶答曰然客曰日高如  
此內外家長皆未起一家奴僕其爲奸盜詐僞何所不至耶公  
瞿然自此至老不晏起此太守公親爲予言者

圃翁曰山色朝暮之變無如春深秋晚四月則有新綠其淺深  
濃淡早晚便不同九月則有紅葉其赭黃茜紫或映朝陽或迴  
夕照或當風而吟或帶霜而殷皆可謂佳勝之極其他則煙嵐  
雨岫雲峰霞嶺變幻頃刻孰謂看山有厭倦時耶放翁詩云遊  
篤素堂集鈔卷二

五

山如讀書淺深在所得故同一登臨視其人之識解學問以爲  
高下苦樂不可得而強也予每日治裝入龍眠家人相謂山色  
總是如此何用日日相對此眞淺之乎言看山者

圃翁曰人家僮僕最不宜多畜但有得力二三人訓諭有方使  
令得宜未嘗不得兼人之用太多則彼此相諉恩養必不能周  
教訓亦不能及反不得其力且此輩當家道盛則倚勢作非招  
尤結怨家道替則飛揚跋扈反脅賣主皆勢所必至于欲令家  
僕皆各治生業可省遊手遊食之弊不至於充食爲非也且僮  
僕甚無取乎黠慧者吾輩居家居宦皆簡靜守理不爲闍昧之  
事至衙門政務皆自料理不煩幹僕巧權門之應對爲遠道之

輸將打點機密奔走勢利所用者不過趨踰灑掃負重徒步之事耳焉用聰明才智爲哉至於山中耕田鋤圃之僕乃可爲寶其人無奢望無機智不爲主人斂怨彼縱不遵約束不過懶惰愚蠢之小過不必加意防閑豈不爲清閒之一助哉

圃翁曰昔人論致壽之道有四曰慈曰儉曰和曰靜人能慈心於物不爲一切害人之事卽一言有損于人亦不輕發推之戒殺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養天和無論冥報不爽卽胸中一段吉祥愷悌之氣自然災沴不干而可以長齡矣人生享福皆有分數惜福之人福嘗有餘暴殄之人易至罄竭故老氏以儉爲寶不止財用當儉而已一切事常思節嗇之義方有餘地儉於

篤素堂集鈔

卷二

六

飲食可以養脾胃儉於嗜慾可以聚精神儉於言語可以養氣息非儉於交遊可以擇友寡過儉於醕酢可以養身息勞儉於夜坐可以安神舒體儉於飲酒可以清心養德儉於思慮可以蠲煩去擾凡事省得一分卽受一分之益大約天下事萬不得已者不過十之一二初見以爲不可已細算之亦非萬不可已如此逐漸省去但日見事之少白香山詩云我有一言君記取世閒自取苦人多今試問勞擾煩苦之人此事亦儘可已果屬萬不可已者乎當必恍然自失矣人常和悅則心氣沖而五臟安昔人所謂養歡喜神真定梁公每語人日閒辦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尋可喜笑之事與客縱談掀髯大笑以發舒一日勞頓

鬱結之氣此真得養生要訣何文端公時曾有鄉人過百歲公  
扣其術答曰予鄉村人無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歡從不知憂惱  
噫此豈名利中人所能哉傳曰仁者靜又曰知者動每見氣躁  
之人舉動輕佻多不得壽古人謂硯以世計墨以時計筆以日  
計動靜之分也靜之義有二一則身不過勞一則心不輕動凡  
遇一切勞頓憂惶喜樂恐懼之事外則順以應之此心凝然不  
動如澄潭如古井則志一動氣外閒之紛擾皆退聽矣此四者  
於養生之理極爲切實較之服藥引導奚啻萬倍哉若服藥則  
物性易偏或多燥滯引導吐納則易至作輟必以四者爲根本  
不可舍本而務末也道德經五千言其要旨不外於此銘之座  
篤素堂集鈔

卷二

七

右時時體察當有裨益耳

圃翁曰人生不能無所適以寄其意予無嗜好惟酷好看山種  
樹昔王右軍亦云吾篤嗜種果此中有至樂存焉手種之樹開  
一花結一實玩之偏愛食之益甘此亦人情也陽和里五畝園  
雖不廣倘所謂有水一池有竹干竿者耶花十有二種每種得  
十餘本循環玩賞可以終老城中地隘不能多植然在居室之  
西數武花晨月夕不須肩輿策蹇自朝至夜分可以酣賞飽看  
一花一草自始開至零落無不窮極其趣則一株可抵十株一  
畝可敵十畝山中嚮營賜金園今構芙蓉壘皆以田爲本於隙  
地疏池種樹不廢耕耘閱耕是人生最樂古人所云躬耕亦止

是課僕督農亦不在沾體塗足也

圃翁曰山居宜小樓可以收攬羣峰眾壑之勢竹杪松梢更有奇趣予擬于芙蓉島南向構一小樓題曰千崖萬壑之樓大溪環抱羣岫聳峙可謂快矣築小齋三楹曰佳夢軒夫人生如夢信矣使夕夢至此豈不以爲佳甚耶陸放翁夢至仙館得詩云長廊下瞰碧蓮沼小閣正對青蘿峰便以爲極勝之景予此中頗有之可不謂之佳夢耶香山詩云多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樂亦勝愁人旣在夢中則宜稅駕咀嚼其夢而不當爲夢幻泡影之嗟予固將以此爲睡鄉而不復從邯鄲道上向道人借黃

梁枕也

篤素堂集鈔

卷二

八

圃翁曰人生於珍異之物決不可好昔端恪公言士人於一研一琴當得佳者研可適用琴能發音其他皆屬無益良然磁器最不當好蓋佳者必脛薄一醜值數十金僮僕捧持易致不謹過于矜束反致失手朋客歡譙亦鮮樂趣此物在席賓主皆有戒心何適意之有蓋取厚而中等者不至太粗縱有傾跌亦不甚惜斯爲得中之道也名畫法書及海內有名玩器皆不可畜從來賈禍招尤可爲龜鑑購之不啻千金貨之不值一文且從來眞贗難辨變幻奇於鬼神裝潢易於竊換一軸得善價繼至者遂不旋踵以僞爲眞以眞爲僞互相訕笑止可供噴飯昔眞定梁公有字畫之好竭生平之力收之捐館後爲勢家所求索



塘甚小不及半畝詢之土人知其深且陡有及二丈者故可以  
溉數十畝之田而不置吾鄉塘最多且大有數畝者有十數畝  
者然淺且漏大雨後亦不滿稍旱則露底田待此爲命其何益  
之有哉向後興塘築堰必躬自閱視若有雨之年塘猶不滿其  
爲滲漏可知急加培築大抵劣農之性情而見識淺陋每傲倖  
于歲之多雨而不爲預備僮僕旣以此開入花帳又不便向主  
人再說一遇亢旱田禾立槁日積月累田瘠莊敝租入日少勢  
必鬻變此興水利爲第一要務也若不知務此而止云保守前  
業勢豈能由已哉

予置田千餘畝皆苦瘠非予好瘠田也不能多辦價值故甯就

篤素堂集鈔

卷一

九

瘠田其膏腴沃壤則大有力者爲之余不能也然細思膏腴之  
價數培于瘠田遇水旱之時膏腴亦未嘗不減若豐稔之年瘠  
土亦收而租倍于膏腴矣膏腴之所以勝者鬻時可以得善價  
平時度日同此稻穀一石耳無大差別且腴田不善經理不數  
年變而爲中田又數年變而爲下田矣瘠田若善經理則下田  
可使之爲中田中田可使之爲上田雖不能大變能高一等故  
但視後人之能保與不能保不在田之瘠與不瘠況名莊勝業  
易爲勢力家所垂涎子弟鬻田必先鬻善者子家祖居田甚瘠  
在當時興作盡善故稱沃壤四世祖東川公卒時囑後人葬于  
宅之左曰恐爲勢力家所奪由此觀之當時何嘗非善地今始成

瘠壤耳惟視人之經理不經理也嘗見荒瘠之地見一二士著老農之家則田疇開闢陂池修治禾稼茂鬱廬舍完好竹木周布居然一佳產其仕宦家之田則荒敗不可觀而已汝儕試留心察之

人家子弟每年春秋當自往莊細看平時無事亦可策蹇一往然徒往無益也第一當知田畝田畝不易識也令老農指視一次不能記而再三大約五六次便熟有疑處便問之勿以曾經問過嫌于再問恐被人譏笑則終身不知矣第二當察農夫用力之勤惰耕種之早晚畜積之厚薄人畜之多寡用度之奢儉善治田以爲優劣第三當細看塘堰之堅虛淺深以爲興作第

爲素堂集鈔

卷一

十

四察山林樹木之耗長第五訪稻穀時值之高下期于眞知確見若聽僮僕之言深入茅檐一坐一飯一宿目不見田疇足不履阡陌僮僕糾諸佃人環繞諠譁或借種稻或借食租或稱塘漏或稱屋傾以此恫喝主人主人爲其所窘去之惟恐不速問其疆界則不知問其孰勤孰惰則不知問其林木則不知問其價值則不知及入城遇朋友則彼揖之曰履畝歸矣此笑之曰循行阡陌回矣主人方白謂吾從村莊來勞苦勞苦嗚呼何益之有哉此予少年所身歷者至今悔之大約人家子弟最不當以經理田產爲俗事鄙事而避此名亦不當以爲故事而襲此名細思此等事較之持鉢求人奔走囁嚅孰得孰失孰貴孰賤

地容其隱逸鬼神許其安享無心意顛倒之病無取舍轉徙之煩此非道德而何哉佳山勝水茂林修竹全恃我之情性識見取之不然一見而悅數見而厭心生矣或吟詠古人之篇章或抒寫性靈之所見一字一句便可千秋相契無言亦成妙諦古人所謂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又云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斷非不解筆墨人所能領略此非文章而何哉夫茅亭草舍皆有經綸菜隴瓜畦具見規畫一草一木其布置亦有法度澹泊而可免饑寒徒步而不致委頓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歲時伏臘而雞豚可辦分花乞竹不須多費而自有雅人深致疏池結籬不煩華侈而皆能天然入畫此非經濟而何哉從來篤素堂集鈔

卷二

七

愛閒之人類不得閒得閒之人類不愛閒公卿將相時至則爲之獨是山林清福爲造物之所深吝試觀宇宙閒幾人解脫書卷之中亦不多得置身在窮達毀譽之外名利之所不能奔走世味之所不能縛束室有萊妻而無交謫之言田有伏臘而無乞米之苦白香山所謂事了心了此非福命而何哉四者有一不具不足以享山林清福故舉世聰明才智之士非無一知半見略知山林趣味而究竟不能身入其中職此之故也

圃翁曰子於歸田之後誓不著緞不食人淺夫古人至貴猶服三澣之衣緞之爲物不可洗不可染而其價六七倍於湖州縐紬與絲紬佳者三四錢一尺比於一疋布之價初時華麗可觀

一沾灰油便色改而不可澣洗況予素性疎忽於衣服不能整齊最不愛華麗之服歸田後惟著絨褐山繭文布湖紬期於適體養性冬則羔裘夏則蕉葛一切珍裘細縠悉屏棄之不使外物妨吾坐起也老年奔走應事務日服人澆一二錢細思吾鄉米價一石不過四錢今日服澆價如之或倍之是一人而兼百餘人餬口之具忍孰甚焉侈孰甚焉夫藥性原以治病不得已而取效于旦夕用是補續血氣乃竟以爲日用尋常之物可乎哉無論物力不及卽及亦不當爲予故深以爲戒倘得邀恩遂初此二事斷然不渝吾言也

圃翁曰古人美王司徒之德曰門無雜賓此最有味大約門下篤素堂集鈔

卷二

三

奔走之客有損無益主人以清正高簡安靜爲美於彼何利焉可以啖之以利可以動之以名可以怵之以利害則欣動其主人主人不可動則誘其子弟誘其僮僕外探無稽之言以熒惑其視聽內洩機密之語以誇示其交遊甚且以僞爲眞將無作有以傲倖其語之或驗則從中而取利焉或居要津之位或處權勢之地尤當遠之益遠也又有挾術技以遊者彼皆藉一藝以售其身漸與仕宦相親密而遂以乘機遣會其本念決不在專售其技也挾術以遊者往往如此故此輩之樸訥迂鈍者猶當慎其晉接若狡黠便佞好生事端踪跡詭祕者以不識其人不知其姓名爲善勿曰我持正彼安能惑我我明察彼不能蔽

我恐久之自墮其術中而不能出也

圃翁曰子性不愛觀劇在京師一席之費動踰數十金徒有應酬之勞而無酣適之趣不若以其費濟困賑急爲人我利溥也子六旬之期老妻禮佛時忽念誕日例當設梨園宴親友吾家既不爲此胡不將此費製絛衣袴百領以施道路饑寒之人乎次日爲余言笑而許之予意欲歸里時倣陸梭山居家之法以一歲之費分爲十二股一月用一分每日於食用節省月晦之日則總一月之所餘別作一封以應貧寒之急能多作好事一兩件其樂逾于日享大烹之奉多矣但在勉力而行之

圃翁曰移樹之法江南以驚蟄前後半月爲宜大約從土掘出篤素堂集鈔

卷二

三

之根最畏春風故須用土裹密用草包之不宜見風甚不宜於隔宿所以吳門建業來賣花者行千里經一月而猶活乃用金汁土密護其根不使露風之故近地移植反不活者不知此理之故也其新生細白根係生氣所託尤不當損人但知深根固蒂不知亦不宜太深種植書謂加舊跡一指若太深則泥水傷樹皮斷然不茂矣凡樹大約花時移則彼精脈在枝葉易活於桂尤甚花已有蓓蕾移之多開然此最泄氣故移樹而花盛開者多不活惟葉茂則其樹必活矣牡丹移在秋當春宜盡去其花若少愛惜則其氣泄樹卽活亦不茂數年後多自萎樹之作花甚不易氣泄則本傷古人云再實之木其根必傷人之於文

章功名也亦然不可不審也

圃翁曰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而甘後乃知芥茶之妙此三種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芥茶如名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爲歲寒之交六安尤養脾食飽最宜但鄙性好多飲茶終日不離甌椀爲宜節約耳

圃翁曰論語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考亭註不知命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予少奉教於姚端恪公服膺斯語每遇疑難躊躕之事輒依據此言稍有把握古人言居易以俟命又言行法以俟命人生禍福榮辱得喪自有一定命數確不可移審此則利可趨而有不必趨之利害宜避而有不能避之

篤素堂集鈔

卷二

四

害利害之見旣除而爲君子之道始出此爲字甚有力旣知利害有一定則落得做好人也權勢之人豈必與之相抗以取害到難於相從處亦要內不失己果謙和以謝之宛轉以避之彼亦未必決能禍我此亦命數宜然又安知委曲從彼之禍不更烈於此也使我爲州縣官決不用官銀媚上官安知用官銀之禍不甚於上官之失權也昔者米脂令蕭君掘李賊之祖墳賊破京師後獲蕭君置軍中欲甘心焉挾至山西以二十人守之蕭君夜遁後復爲州守自著虎吻餘生記其事李賊殺人數十萬究不能殺一蕭君生死有命甯不信然耶予官京師日久每見人之數應爲此官而其時本無此一缺有人焉竭力經營幹

辦停當而此人無端值之或反爲此人之所不欲且滋詬詈如  
此者不一而足此亦舉世之人共知之而當局則往往迷而不  
悟其中之求速反遲求得反失彼人爲此人而謀此事因彼事  
而壞顛倒錯亂不可究詰人能將耳目聞見之事平心體察亦  
可消許多妄念也

圃翁曰人生適意之事有三曰貴曰富曰多子孫然是三者善  
處之則爲福不善處之則足爲累至爲累而求所謂福者不可  
見矣何則高位者責備之地忌嫉之門怨尤之府利害之關憂  
患之窟勞苦之藪謗訕之的攻擊之場古之智人往往望而卻  
步況有榮則必有辱有得則必有失有進則必有退有親則必  
篤素堂集鈔

卷二

五

有疎若但計邱山之得而不容銖兩之失天下安有此理但已  
身無大譴過而外來者平澹視之此處貴之道也佛家以貨財  
爲五家公共之物一曰國家二曰官吏三曰水火四曰盜賊五  
曰不肖子孫夫人厚積則必經營布置生息防守其勞不可勝  
言則必有親戚之請求貧窮之怨望僮僕之奸騙大而盜賊之  
劫取小而竄窺之鼠竊經商之虧折行路之失脫田禾之災傷  
攘奪之爭訟子弟之浪費種種之苦貧者不知惟富厚者兼而  
有之人能知富之爲累則取之當廉而不必厚積以招怨視之  
當淡而不必深恃以累心思我既有此財貨彼貧窮者不取我  
而取誰不怨我而怨誰平心息忿庶不爲外物所累儉於居身

而裕於待物薄於取利而謹於蓋藏此處富之道也至子孫之累尤多矣少小則有疾病之慮稍長則有功名之慮浮奢不善治家之慮納交匪類之慮一離膝下則有道路寒暑饑渴之慮以至由子而孫展轉無窮更無底止夫年壽既高子息蕃衍焉能保其無疾病痛楚之事賢愚不齊升沈各異聚散無恆憂樂自別但當教之孝友教之謙讓教之立品教之讀書教之擇友教之養身教之儉用教之作家其成敗利鈍父母不必過爲縈心聚散苦樂父母不必憂念成疾但視已無甚刻薄後人當無倍出之患已無大偏私後人自無攘奪之患已無甚貪婪後人自當無蕩盡之患至於天行之數稟賦之愚有才而不遇無因

而致疾延良醫慎調治延良師謹教訓父母之責盡矣父母之心盡矣此處多子孫之道也子每見世人處好境而鬱鬱不快動多悔吝憂戚必皆此三者之故由不明斯理是以心褊見隘未食其報先受其苦能靜體吾言於擾擾之中存熒熒之亮豈非熱火坑中一服清涼散苦海波中一架八寶筏哉

圃翁曰予自四十六七以來講求安心之法凡喜怒哀樂勞苦恐懼之事只以五官四肢應之中閒有方寸之地常時空空洞洞朗朗惺惺決不令之入所以此地常覺寬綽潔淨予製爲一城將城門緊閉時加防守惟恐此數者闖入亦有時賊勢甚銳城門稍疎彼閒或闖入卽時覺察便驅之出城外而牢閉城門



令此地仍寬綽潔淨十年來漸覺闌入之時少不甚用力驅逐然城外不免紛擾主人居其中尙無渾忘天真之樂倘得歸田遂初見山時多見人時少空潭碧落或庶幾矣

圖翁曰予之立訓更無多言只有四語讀書者不賤守田者不饑積德者不傾擇交者不敗嘗將四語律身訓子亦不用煩言夥說矣雖至寒苦之人但能讀書爲文必使人欽敬不敢忽視其人德性亦必温和行事決不顛倒不在功名之得失遇合之遲速也守田之說詳於恆產瑣言積德之說六經語孟諸史百家無非闡發此義不須贅說擇交之說予目擊身歷最爲深切此輩毒人如鴆之入口蛇之螫膚斷斷不易決無解救之說尤篤素堂集鈔卷二

七

四者之綱領也余言無奇只布帛菽粟可衣可食但在體驗親切耳

此老天性極厚見識極高而又深於閱歷不惜婆心苦口指點迷津細味之極平澹卻極精奇金鍼刺繡巨劍摩天可備學庸外傳吾弟少穆觀警持贈此書拜登不翅拱璧之賜尤願遍頒海內俾人人得服此清涼一散少受人間苦惱則功德亦無量矣  
生春草堂主人跋

篤素堂集鈔卷三

桐城張英敦復

聰訓齋語下

圃翁曰人生必厚重沈靜而後爲載福之器王謝子弟席豐履厚田廬僕役無一不具且爲人所敬禮無有輕忽之者視寒賤之士終年授讀遠離家室唇燥吻枯僅博束脩數金仰事俯育咸取諸此應試則徒步而往風雨泥淖一步三歎凡此情形皆汝輩所習見仕宦子弟則乘輿驅肥卽僮僕亦無徒行者豈非福耶乃與寒士一體怨天尤人爭較錙銖得失甯非過耶古人云子之齒者去其角與之翼者兩其足天道造物必無兩全汝

篤素堂集鈔

卷三

一

輩旣享席豐履厚之福又思事事周全揆之天道豈不誠難惟有敦厚謙謹慎言守禮不可與寒士同一般感慨欲獻放言高論怨天尤人庶不爲造物鬼神所呵責也況父祖經營多年有田廬別業身則勞於王事不獲安享爲子孫者生而受其福乃又不思安享而妄想妄行甯不大可惜耶思盡人子之責報父祖之恩致鄉里之譽貽後人之澤唯有四事一曰立品二曰讀書三曰養身四曰儉用世家子弟原是貴重更得精金美玉之品言思可道行思可法不驕盈不詐僞不刻薄不輕佻則人之欽重較三公而更貴

祖父贈光祿公恂所府君每聞鄉人言其厚德邑人仰之如祥

麟威鳳方伯公已酉登科邑人榮之贈以聯曰張不張威願秉  
文文名天下盛有盛德期可藩藩屏王家至今桑梓以爲美談  
父親贈光祿公拙菴府君子逮事三十年生平無疾言遽色居  
身節儉待人寬厚爲介弟未嘗以一事一言干謁州縣生平未  
嘗呈送一人見鄉里煦煦以和所行隱德甚多從不向人索逋  
欠以故三世皆祀於鄉賢請主入廟之日里人莫不欣喜道盛  
德之報是亦何負於人哉子行年六十有一生平未嘗送一人  
於捕廳令其呵譴之更勿言答責願吾子孫終守此戒勿犯也  
不足則斷不可借債有餘則斷不可放債權子母起家惟至寒  
之士稍可若富貴人家爲之斂怨養姦得罪招尤莫此爲甚鄉

篤素堂集鈔

卷三

二

里閒荷擔負販及傭工小人切不可取其便宜此種人所爭不  
過數文我輩視之甚輕而彼之含怨甚重每有愚人見省得一  
文以爲得計而不知此種人心忿口碑所損實大也待下我  
等之人言語辭氣最爲要緊此事甚不費錢然彼人受之同於  
實惠只在精神照料得來不可憚煩易所謂勞謙是也予深知  
此理然苦於性情疎懶憚於趨承故我惟思退處山澤不見要  
人庶少斯過終日懷懍耳讀書固所以取科名繼家聲然亦使  
人敬重今見貧賤之士果胸中淹博筆下氤氳則自然進退安  
雅言談有味卽使迂腐不通方亦可以教學授徒爲人師表至  
舉業乃朝廷取士之具三年開場大比專視此爲優劣人若舉

業高華秀美則人不敢輕視每見仕宦顯赫之家其老者或退  
或故而其家索然者其後無讀書之人也其家鬱然者其後有  
讀書之人也山有猛獸則藜藿爲之不採家有子弟則強暴爲  
之改容豈止掇青紫榮宗祊而已哉予嘗有言曰讀書者不賤  
不專爲場屋進退而言也父母之愛子弟一望其康甯第二冀  
其成名第三願其保家諳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以此答武  
伯之問孝至哉斯言安其身以安父母之心孝莫大焉養身之  
道一在謹嗜慾一在慎飲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  
思索一在慎煩勞有一於此足以致病以貽父母之憂安得不  
時時謹懍也吾貽子孫不過瘠田數處耳且甚荒蕪不治水旱  
篤素堂集鈔

卷三

三

多虞歲入之數僅足以免饑寒畜妻子而已一件兒戲事做不  
得一件高興事做不得生平最喜陸梭山過日治家之法以爲  
先得我心誠傲而行之庶幾無鬻產蕩家之患予有言曰守田  
者不饑此二語足以長世不在多言凡人少年德性不定每見  
人厭之曰慳笑之曰嗇謂之曰儉輒面發熱不知此最是美名  
人肯以此謂之亦最是美事不必避諱人生豪俠周密之名至  
不易副事事應之一事不應遂生嫌怨人人周之一人不周便  
存形迹若平素儉嗇見諒於人省無窮物力少無窮嫌怨亦  
至便乎四者立身行己之道已有帷幄而其關鍵切要則又在  
於擇友人生二十內外漸遠於師保之嚴未躋於成人之列此

時知識大開性情未定父師之訓不能入卽妻子之言亦不聽  
惟朋友之言甘如醴而芳若蘭脫有一淫朋匪友闖入其側朝  
夕浸灌鮮有不爲其所移者從前四事遂蕩然而莫可收拾矣  
此予幼年時知之最切今親戚中尙有此等之人則踪跡常令  
疎遠不必親密若朋友則直以不識其顏面不知其姓名爲善  
比之毒草啞泉更當遠避芸圃有詩云於今道上揶揄鬼原是  
尊前嫵媚人蓋痛乎其言之矣擇友何以知其賢否亦卽前四  
件能行者爲良友不能行者爲非良友予暑中退休稍有暇晷  
遂舉胸中所欲言者筆之於此語雖無文然三十餘年涉歷仕  
塗多逢險阻人情物理知之頗熟言之較親後人勿以予言爲  
篤素堂集鈔

卷三

四

迂而遠於事情也

楷書如坐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奔人之形貌雖不同然未有  
傾斜跛側爲佳者故作楷書以端莊嚴肅爲尙然須去矜束拘  
迫之態而有雍容和愉之象斯晉書之所獨擅也分行布白取  
乎勻淨然亦以自然爲妙樂毅論如端人雅士黃庭經如碧落  
仙人東方朔像贊如古賢前哲曹娥碑有孝女婉順之容洛神  
賦有淑姿纖麗之態蓋各象其文以爲體要有骨有肉一行之  
間自相顧盼如樹木之枝葉扶疎而彼此相讓如流水之淪漪  
雜見而先後相承未有偏斜傾側各不相顧絕無神彩步伍連  
絡映帶而可稱佳書者細玩蘭亭委蛇生動千古如新董文敏

書大小疎密於尋行數墨之際最有趣致學者當於此參之  
法昭禪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柑見  
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詞意藹然足以啟人友于之愛然予  
嘗謂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之遇合朋友之會  
聚久速固難必也父之生子妻之配夫其早者皆以二十歲爲  
率惟兄弟或一二年或三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鯨  
背鶴髮其相與周旋多者至七八十年之久若恩意浹洽猜間  
不生其樂豈有涯哉近時有周益公以太傅退休其兄秉成先  
生以將作監丞退休年皆八十詩酒相娛者終其身章泉趙昌  
甫兄弟亦俱隱於玉山之下蒼顏華髮相從於泉石之間皆年  
篤素堂集鈔

卷三

五

近九十真人間至樂之事亦人間希有之事也

論語文字如化工肖物簡古渾淪而盡事情平易涵蘊而不費  
辭于尙書毛詩之外別爲一種大學中庸之文極闕闢精微而  
包羅萬有孟子則雄奇跌宕變幻洋溢秦漢以來無有能此四  
種文字者特以儒生習讀而不察遂不知其章法字法之妙也  
當細心玩味之

古人讀文遇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蘊玉而山輝水  
涵珠而川媚此真是至言嘗見蘭蕙芍藥之蒂開必有露珠一  
點若此一點爲蟻蟲所食則花萎矣又見筍初出當曉則必有  
露珠數顆在其末日出則露復斂而歸根夕則復上田間有詩

云夕看露穎上梢行是也若侵曉入園筍上無露珠則不成竹  
遂取而食之稻上亦有露夕現而朝斂人之元氣全在于此故  
文選二語不可不時體察得訣固不在多也

世人只因不知命不安命生出許多勞擾聖賢明明說與曰君  
子居易以俟命又曰君子行法以俟命又曰修身以俟之不知  
命無以爲君子因知之真而後俟之安也予歷世故頗多認此  
一字頗確曾與韓慕廬宿齋天壇深夜劇談慕廬談當年鄉會  
考時鄉試則有得售之想場中頗著意至會試殿試則全無心  
而得會狀會試場大風吹卷欲飛號中人皆取石堅押韓獨無  
意祝曰若當中則自不吹去亦竟無恙故其會試殿試文皆遊  
篤素堂集鈔

卷三

六

行自在無斧鑿痕予謂慕廬足下兩掇魏科當是何如勇猛以  
此言告人人決不信余獨信之何以故予自諭德後卽無意仕  
進不止無競進之心且時時求退不已乃由講讀學士躋學士  
登亞卿正卿皆華廡清貴之官自傍人觀之不知是何如勇猛  
精進以予自審則知慕廬之非妄矣慕廬亦可以已事推之而  
知予之非誑也願與世人共知之

子生平嗜卉木遂成奇癖亦自覺可哂細思天下歌舞聲伎古  
玩書畫禽鳥博奕之屬皆多費而耗物力惹氣而多後患不可  
以訓子孫惟山水花木差可自娛而非人之所爭草木日有生  
意而妙於無知損許多愛憎煩惱京師難於樹植艱於曠土書

閣中置盆花數種滋培收護頗費心力然亦可少供耳目之玩  
琴薦書幌牀頭十笏之地無非落花填塞亦一佳話也

古人佩玉朝夕不離義取溫潤堅栗君子無故不撤琴瑟義取  
和平溫厚故質性爽直者恐近高亢益當深體此意以自箴砭  
不可任其一往之性也

人生以擇友爲第一事自就塾以後有室有家漸遠父母之教  
初離師保之嚴此時乍得友朋投契締交其言甘如蘭芷甚至  
父母兄弟妻子之言皆不聽受惟朋友之言是信一有匪人廁  
於閒德性未定識見未純斷未有不爲其所移者余見此屢矣  
至仕宦之子弟尤甚一入其彀中迷而不悟脫有尊長誠諭反

篤索堂集鈔

卷三

七

生嫌隙益滋乖張故余家訓有云保家莫如擇友蓋痛心疾首  
其言之也汝輩但於至戚中觀其德性謹厚好讀書者交友兩  
三人足矣況內有兄弟互相師友亦不至岑寂且以勢利言之  
汝則溫飽來交者豈能皆有文章道德之切劑平居則有酒食  
之費應酬之擾一遇婚喪有無則有資給稱貸之事甚至有爭  
訟外侮則又有關說救援之事平昔既與之契密臨事卻之必  
生怨毒反唇故余以爲宜慎之於始也況且嬉遊徵逐耗精神  
而荒正業廣言談而滋是非種種弊端不可紀極故特爲痛切  
發揮之昔人有戒飯不嚼便噓路不看便走話不想便說事不  
思便做洵爲格言予益之曰友不擇便交氣不忍便動財不審



便取衣不慎便脫

學字當專一擇古人佳帖或時人墨蹟與已筆路相近者專心學之若朝更夕改見異而遷鮮有得成者楷書如端坐須莊嚴寬裕而神采自然掩映若體格不勻淨而遽講流動失其本矣汝小字可學樂毅論前見所寫樂毅論大有進步今當一心臨做之每日明窗淨几筆精墨良以白奏本紙臨四五百字亦不須太多但工夫不可閒斷紙畫烏絲格古人最重分行布白故以整齊勻淨爲要學字忌飛動草率大小不勻而妄言奇古磊落終無進步矣行書亦宜專心一家趙松雪珮玉垂紳丰神清貫而其原本則出于聖教序蘭亭猶見晉人風度不可訾議之

篤素堂集鈔

卷三

八

也汝作聯字亦頗有豐秀之致今專學松雪亦可望其有進但不可任意變遷耳

龍眠芙蓉谿吾朝夕夢寐所在也垂雲泝天然石壁上倚青山下臨流水當爲吾相度可亭之地期于對石枕流雙谿草堂前引南北二澗爲兩池中一閘相通一種蓮一種魚製扁舟容五六人朱欄翠櫺蘭槳桂櫂從芙蓉谿亭登舟至艤舟亭登岸襟帶吾廬汝歸當謀疏鑿闊處十二丈窄處二三丈但可以行舟汝兄弟姪輪日督工於九月杪從事渠成以報吾堂軒基地預以繩定之以俟異日臨河有大石土人名爲權洞此地相度亭子下臨澄潭四圍嶺岫旣曠然軒豁亦窈然幽深其旁當種梅

柳以映帶之亦此時事也向來梅杏桃李之屬種植者亦不少矣使皆茂達儘可自娛此時澆漑修治扶植去草爲急僕人紙上之樹日增園中之樹日減汝當爲吾稽察之樹不活與不種同山中須三五日靜坐經理晨入暮歸不如其已也可與兄弟姪言之

辛巳春分日子攜大郎二郎六郎出西直門過高梁橋沿溪水至法華寺飯于僧舍因至萬壽寺時甫移華嚴鐘於後閣尙未懸架遂過天禧宮看白松蓋余最心賞古松枝幹如凝雪清響如飛濤班剝離奇扶疎詰曲枝枝入畫葉葉有聲如對高人逸士不敢褻玩京師寺觀此種爲多而時代久遠則無過天禧宮篤素堂集鈔卷三

九

者共二十餘株皆異態殊形可謂巨觀矣是行也春寒初解野色蒼茫然已有融潤之氣得小詩曰緣谿來古寺石堰舊河梁冰泮波澄綠風輕柳翹黃苔痕春已半松影日初長籃筍攜諸子僧寮野菽香

時文以多作爲主則工拙自知才思自出谿徑自熟氣體自純讀文不必多擇其精純條暢有氣局詞華者多則百篇少則六十篇神明與之渾化始爲有益若貪多務博過眼輒忘及至作時則彼此不相涉落筆仍是故吾所以思常窒而不靈詞常窘而不裕意常枯而不潤記誦勞神中無所得則不熟不化之病也學者犯此弊最多故能得力于簡則極是要訣古人言簡鍊

以爲揣摩最是立言之妙勿忽而不察也

治家之道謹肅爲要易經家人卦義理極完備其曰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嗃嗃近於煩瑣然雖厲而終吉嘻嘻流於縱軼則始寬而終吝余欲于居室自書一額曰惟肅乃雍常以自警亦願吾子孫共守也

人之居家立身最不可好奇一部中庸本是極平澹卻是極神奇人能於倫常無缺起居動作治家節用待人接物事事合于矩度無有乖張便是聖賢路上人豈不是至奇若舉動怪異言語詭激明明坦易道理卻自尋奇覓怪守偏文過以爲不墜恆境是窮奇構杌之流烏足以表異哉布帛菽粟千古至味朝夕篤素堂集鈔卷三

十

不能離何獨至于立身制行而反之也

與人相交一言一事皆須有益于人便是善人余偶以忌辰著朝服出門巷口見一人遙呼曰今日是忌辰余急易之雖不識其人而心感之如此等事在彼無絲毫之損而于人爲有益每謂同一禽鳥也聞鸞鳳之名則喜聞鸞鷓之聲則惡以鸞鳳能爲人福而鸞鷓能爲人禍也同一草木也毒草則遠避之參苓則共寶之以毒草能鳩人而參苓能益人也人能處心積慮一言一動皆思益人而痛戒損人則人望之若鸞鳳寶之如參苓必爲天地之所佑鬼神之所服而享有多福矣此理之最易見

者也

凡讀書二十歲以前所讀之書與二十歲以後所讀之書迥異幼年知識未開天真純固所讀者雖久不溫習偶爾提起尙可數行成誦若壯年所讀經月則忘必不能持久故六經秦漢之文詞語古奧必須幼年讀長壯後雖倍蓰其功終屬影響自八歲至二十歲中間歲月無多安可荒棄或讀不急之書此時時文固不可不讀亦須擇典雅醇正理純辭裕可歷二三十年無弊者讀之若朝華夕落淺陋無識詭僻失體取悅一時者安可以珠玉難換之歲月而讀此無益之文何如誦得左國一兩篇及東西漢典貴華腴之文數篇爲終身受用之寶乎且更可異者幼齡入學之時其父師必令其讀詩書易左傳禮記兩漢八篇素堂集鈔卷三

十一

家文及十八九作制義應科舉時便束之高閣全不溫習此何異衣中之珠不知採取而向塗人乞漿乎且幼年之所以讀經書本爲壯年擴充才智驅駕古人使不寒儉如畜錢待用者然乃不知尋味其義蘊而弁髦棄之豈不大相刺謬乎我願汝曹將平昔已讀經書視之如拱璧一月之內必加溫習古人之書安可盡讀但我所已讀者決不可輕棄得尺則尺得寸則寸毋貪多毋貪名但讀得一篇必求可以背誦然後思通其義蘊而運用之於手腕之下如此則才氣自然發越若曾讀此書而全不能舉其詞謂之畫餅充饑能舉其詞而不能運用謂之食物不化二者其去枵腹無異汝輩于此極宜猛省

凡物之殊異者必有光華發越於外況文章爲榮世之業士子  
進身之具乎非有光彩安能動人闡中之文得以數言概之曰  
理明詞暢氣足機圓要當知棘闈之文與窗稿坊行書不同之  
處且南闈之文又與他省不同處此則可以意會難以言傳惟  
平心下氣細看南闈墨卷將自得之卽最低下墨卷彼亦自有  
得手亦不可忽此事最渺茫古稱射蠲者視蠲如車輪然後一  
發而貫今能分別氣味截然不同當庶幾矣汝曹兄弟叔姪自  
來歲正月爲始每三六九日一會作文一篇一月可得九篇不  
疎不數但不可閒斷不可草草塞責一題入手先講求書理極  
透澈然後布格遣詞須語語有著落勿作影響語勿作艱澀語  
篤素堂集鈔 卷三

五

勿作累贅語勿作雷同語凡文中鮮亮出色之句謂之調調有  
高卑疎密相閒繁簡得宜處謂之格此等處最宜理會深惱人  
讀時文累千累百而不知理會於身心毫無裨益夫能理會則  
數十篇百篇已足焉用如此之多不能理會則讀數千篇與不  
讀一字等徒使精神曠亂臨文捉筆依舊茫然不過胸中舊套  
應付安有名理精論佳詞妙句奔匯於筆端乎所謂理會者讀  
一篇則先看其一篇之格再味其一股之格出落之次第講題  
之發揮前後豎義之淺深詞調之華美誦之極其熟味之極其  
精與此等相類之題有不相類之題如何推廣擴充如此讀  
一篇有一篇之益又何必多又何能多乎每見汝曹讀時文成

帙問之不能舉其詞叩之不能言其義粗者不能況其精者乎  
自誑乎誑人乎此絕不可解者汝曹試靜思之亦不可解也以  
後當力除此等之習讀文必期有用不然甯可不讀古人有言  
讀生文不如玩熟文必以我之精神包乎此一篇之外以我之  
心思入乎此一篇之中噫嘻此豈易言哉汝曹能如此用功則  
筆下自然充裕無補緝寒盪支離冗泛草率之態汝每月寄所  
作九首來京我看一會兩會則汝曹之用心不用心務外不務  
外瞭然矣作文決不可使人代寫此最是大家子弟陋習寫文  
要工緻不可錯落塗抹所關於色澤不小也汝曹不能面奉教  
言每日展此一次當有心會幼年當專攻舉業以爲立身根本

篤素堂集鈔

卷三

三

詩且不必作或可偶一爲之至詩餘則斷不可作余生平未嘗  
爲此亦不多看蘇辛尙有豪氣餘則靡靡焉可近也

余久歷世塗日在紛擾榮辱勞苦憂患之中靜念解脫之法成  
此八章自謂于人情物理消息盈虛略得其大意醉醒臥起作  
息往來不過如此而已顧以年增衰老無由自適二十餘年來  
小齋僅可容膝寒則溫室擁雜花暑則垂簾對高槐所自適于  
天壤間者止此耳求所謂煙霞林壑之趣則僅託於夢想形諸  
篇詠皆非實境也辛巳春分前一日積雪初融霽色迴暝爲三  
郎廷璐書此遠寄江鄉亦可知翁鍼砭氣質之偏流覽造物之  
理有此一知半見當不至于汨沒本來耳

古稱仕宦之家如再實之木其根必傷旨哉斯言可爲深鑒世家子弟其修行立名之難較寒士百倍何以故人之當面待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古道小有失檢誰肯面斥其非微有驕盈誰肯深規其過幼而驕慣爲親戚之所優容長而習成爲朋友之所諒恕至於利交而諂相誘以爲非勢交而諛相倚而作慝者又無論矣人之背後稱之者萬不能如寒士之直道或偶譽其才品而慮人笑其逢迎或心賞其文章而疑人鄙其勢利甚且吹毛索瘢指摘其過失而以爲名高批枝傷根訕笑其前人而以爲痛快至於求利不得而嫌隙易生于有無依勢不能而怨毒相形於榮悴者又無論矣故富貴子弟人之當面待之也

恆恕而背後責之也恆深如此則何由知其過失而顯其名譽乎故世家子弟其謹飭如寒士其儉素如寒士其謙沖小心如寒士其讀書勤苦如寒士其樂聞規勸如寒士如此則自視亦已足矣而不知人之稱之者尙不能如寒士必也謹飭倍于寒士儉素倍于寒士謙沖小心倍于寒士讀書勤苦倍于寒士樂聞規勸倍于寒士然後人之視之也僅得與寒士等今人稍稍能謹飭儉素謙下勤苦人不見稱則曰世道不古世家子弟難倣此未深明於人情物理之故者也我願汝曹常以席豐履盛爲可危可慮難處難全之地勿以爲可喜可幸易安易逸之地人有非之責之者遇之不以禮者則平心和氣思所處之時勢

彼之施於我者應該如此原非過當卽我所行十分全是無一毫非理彼尙在可恕況我豈能全是乎古人有言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老氏以讓爲寶左氏曰讓德之本也處里間之閒信世俗之言不過曰漸不可長不過曰後將更甚是大不然人孰無天理良心是非公道揆之天道有滿損虛益之義揆之鬼神有虧盈福謙之理自古祇聞忍與讓足以消無窮之災悔未聞忍與讓翻以釀後來之禍患也欲行忍讓之道先須從小事做起余曾署刑部事五十日見天下大訟大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敬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余行年五十餘生平未嘗多受人之侮只有一善策能轉灣早耳每思天下事受得小氣則不篤素堂集鈔

卷三

五

至於受大氣吃得小虧則不至於吃大虧此生平得力之處凡事最不可想占便宜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便宜者天下人之所共爭也我一人據之則怨萃於我矣我失便宜則眾怨消矣故終身失便宜乃終身得便宜也汝曹席前人之資不憂饑寒居有室廬使有臧獲養有田疇讀書有精舍良不易得其有遊蕩非僻結交淫朋匪友以致傾家敗業路人指爲笑談親戚爲之浩歎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其有立身醇謹老成儉樸擇人而友閉戶讀書名日美而業日成鄉里指爲令器父兄期其遠大者汝曹見之聞之不待余言也二者何去何從何得何失何芳如芝蘭何臭如腐草何祥如麟鳳何妖如鴆鷄又豈



俟余言哉汝輩今皆年富力強飽食温衣血氣未定豈能無所嗜好古人云凡人欲飲酒博奔一切嬉戲之事必皆覓伴侶爲之獨讀快意書對佳山水可以獨自怡悅凡聲色貨利一切嗜欲之事好之有樂則必有苦惟讀書與對佳山水只有樂而無苦今架有藏書離城數里有佳山水汝曹與其狎無益之友聽無益之談赴無益之應酬曷若珍重難得之歲月縱讀難得之詩書快對難得之山水乎我視汝曹所作詩文皆有才情有思致有性情非夢夢全無所得於中者故以此誼誼告之欲令汝曹安分省事則心神甯謐而無紛擾之害寡交擇友則應酬簡而精神有餘不聞非僻之言不致陷於不義一味謙和謹飭則篤素堂集鈔卷三

六

人情服而名譽日起制義者秀才立身之本根本固則人不敢輕自宜專力攻之餘力及詩字亦可怡情良時佳辰與兄弟姊夫輩一料理山莊撫間松竹以成余志是皆於汝曹有益無損有樂無苦之事其味聰聽之義

座右箴

立品 讀書 養身 擇友

右四綱

戒嬉戲 慎威儀 謹言語 温經書 精舉業 學楷字  
謹起居 慎寒暑 節用度 謝酬應 省宴集 寡交遊

右十二目

子弟自十七八以至廿三四實爲學業成廢之關蓋自初入學至十五六父師以童子視之稍知訓子者斷不忍聽其廢業惟自十七八以後年漸長氣漸驕漸有朋友漸有室家嗜慾漸開人事漸廣父母見其長成師傅視爲儕輩德性未堅轉移最易學業未就蒙昧非難幼年所習經書此時皆束高閣酬應交遊侈然大雅博奔高會自詡名流轉盼廿五六歲兒女累多生計迫蹙蹉跎潦倒學殖荒落余見人家子弟半塗而廢者多在此五六年中棄幼學之功貽終身之累蓋覆轍相踵也汝正當此時離父母之側前言諸弊事事可慮爲龍爲蛇爲虎爲鼠分於一念介在兩歧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讀書須明窗淨几案頭不可多置書讀文作文皆須凝神靜氣目光炯然出文與題之上最忌墜入雲霧中迷失出路多讀文而不熟如將不練之兵臨時全不得用徒疲精勞神與操空拳者無異作文以握管之人爲大將以精熟墨卷百篇爲練兵以雜讀時藝爲散卒以題爲堅壘若神明不爽朗是大將先墜雲霧中安能制勝人人各有一種英華光氣但須磨鍊始出譬如一草一卉苟深培厚壅盡其分量其花亦有可觀而況於人乎況於俊特之人乎天下有形之物用則易匱惟入之才思氣力不用則日減用則日增但做出自己聲光如樹將發花時神壯氣溢覺與平時不同則自然之機候也讀書人獨宿是第一義

試自己省察館中獨宿時漏下二鼓滅燭就枕待日出早起心境清明神酣氣暢以之讀書則有益以之作文必不潦草枯涸眞所謂一日勝兩日也

易經一書言謙道最爲詳備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情惡盈而好謙又曰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天地不能常盈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於此理不啻反覆再三極譬罕喻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古昔賢聖殆無異辭堯舜大聖人而史稱之曰允恭克讓孔子甚聖德及門稱之曰恭儉讓況乎中人之才能越斯義古云終身讓路不失尺寸言讓之有益無損也世俗瞽談妄謂讓人則人欺之甚至有尊長教其

篤素堂集鈔

卷三

六

卑幼無多讓此極爲亂道以世俗論富貴家子弟理不當爲人所侮稍有拂意便自謂我何如人而彼敢如是以加我從旁人亦不知義理用一二人言挑逗之遂爾氣填胸臆奮不顧身全不思富貴者眾射之的也羣妒之媒也諺曰一家溫飽千家怨忿惟當撫躬自返我所得於天者已多彼同生天壤或係親戚或同里閭而失意如此我不讓彼而彼顧肯讓我不嘗持此心深明此理自然心平氣和卽有拂意之事逆耳之言如浮雲行空與吾無涉姚端恪公有言此乃成就我福德相愈加恭謹以遜謝之則橫逆之來蓋亦少矣願以此爲熱火世界一帖清涼散也

譚子化書訓儉字最詳其言曰天子知儉則天下足一人知儉則一家足且儉非止節嗇財用而已也儉於嗜慾則德日修體日固儉於飲食則脾胃寬儉於衣服則肢體適儉於言語則元氣藏而怨尤寡儉於思慮則心神甯儉於交遊則匪類遠儉於酬酢則歲月寬而本業修儉於書札則後患寡儉於干請則品望尊儉於僮僕則防閑省儉於嬉遊則學業進其中義蘊甚廣大約不外於葆嗇之道東坡千古才人以百五十錢爲一塊每日只用畫叉挑取一塊盡此錢爲度決不用明日之錢汝輩中人可無限制陸梭山訓居家之法最妙以一歲所入除完官糧外分爲三分存一分以爲水旱及意外之費其餘二分析爲十篤素堂集鈔

卷三

九

二分每月用一分但許存餘不許過界能從每日飲食雜用加意節省使一月之用常有餘別置一處不入經費留以爲親戚友朋小小周濟緩急之用亦遠怨積德之道可恃以長久者也居家治生之理恆產瑣言備之矣雖不敢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其於謀生不啻左券總之饑寒由於鬻產鬻產由於債負債負由於不經相因之理一定不易余視之洞若觀火仕宦之日雖極清苦畢竟略有交際子弟習見習聞由之不察若以此作田舍度日之計則立見其仆蹶不可不深長思者也人生儉嗇之名可受而不必避世俗每以爲恥不知此名一噪則人絕覬覦之想偶有所用人卽德之所謂以虛名而受實益何利如之

人生髫稚不離父母入塾則有嚴師傅督課頗覺拘束逮十六  
七歲時父母漸視爲成人師傅亦漸不嚴憚此時知識初開宜  
遊漸習則必視朋爲性命雖父母師保之訓與妻孥之言皆可  
不聽而朋友之言則投若膠漆契若芳蘭所與正則隨之而正  
所與邪則隨之而邪此必然之理身驗之事也余鑄一圖章以  
示子弟曰保家莫如擇友蓋有所歎息痛恨懲艾於其間也古  
人重朋友而列之五倫謂其志同道合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有  
患難相救今之朋友止可謂相識耳往來耳同官同事耳三黨  
姻戚耳朋友云乎哉汝等莫若就親戚兄弟中擇其謹厚老成  
可以相砥礪者多則二人少則一人斷無目前良友遂可得十  
篤素堂集鈔

卷三

三

數人之理平時旣簡於應酬有事可以請教若不如己之人旣  
易於臨深爲高又日間鄙猥之言汙賤之行淺劣之學不知義  
理不習詩書久久與之相化不能卻而遠矣此論語所以首誠  
之也

人生第一件事莫如安分分者我所得於天多寡之數也古人  
以得天少者謂之數奇謂之不偶可以識其義矣董子曰與之  
齒者去其角附之翼者兩其足嗇於此則豐於彼理有乘除事  
無兼美余閱歷頗深每從旁冷觀未有能越此範圍者功名非  
難非易只在爭命中之有無嘗譬之温室養牡丹必花頭中原  
結蕊火焙則正月早開然雖開而元氣索然花旣不滿足根亦

旋萎矣若本來不結花卽火焙無益既有花矣何如培以沃壤  
灌以甘泉待其時至敷華根本旣不虧而花亦肥大經久此余  
所深洞於天時物理而非矯爲迂闊之談也曩時姚端恪公每  
爲余言當細玩不知命無以爲君子章朱注最透言不知命則  
見利必趨見害必避而無以爲君子矣爲字甚有力知命是一  
事爲君子是一事旣知命不能違則儘有不必趨之利儘有不  
必避之害而爲忠爲孝爲廉爲讓綽有餘地矣小人固不當取  
怨於他至於大節目亦不可詭隨得失榮辱不必太認眞是亦  
知命之大端也冢宰庫公曩與余同事談及知命之義時有山  
左鹿御史以偶爾公函發遣彼方在言路時果拚得一箇流徒  
篤素堂集鈔 卷三 三

甚麼本上不得彼在位碌碌耳究竟不能違一定之數非謂人  
當冒險尋事但素明此義一旦遇大節所關亦不至專計利害  
犯名義矣庫然之

